

##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中的敘述意識

黃香涵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 摘要

本論文意圖利用發生論結構主義之方法分析黃國峻在〈盲目地注視〉中如何以結構對立來建立其獨特的世界觀，並將意涵結構之對立劃分為兩個部分論述，分別為情節結構與意識結構，從而在支配與被支配、開放與保守的結構對立上探究黃國峻「毀滅即輪迴」的自然世界觀，與其承襲現代主義風格中的疏離與毀滅象徵如何在文本中得到發揮，以及如何透過死亡與人際關係中的疏離進行連結，進而使反現代性的特點突出。

關鍵字：黃國峻、敘述意識、毀滅象徵、反現代性、現代主義



## 一、前言

黃國峻，1971 年出生於宜蘭，是為作家黃春明次子，2003 年於家中自殺離世，小說一般的人生在 31 歲那年戛然而止，卻也留下多本富有其獨特文風的小說篇章。黃國峻在高中時便以首部短篇小說〈留白〉參加聯合報文學獎，並獲得新人推薦獎的肯定，其後更陸續出版了《度外》、《盲目地注視》、《是或一點也不》等短篇小說集。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出自其同名小說《盲目地注視》<sup>1</sup>，是繼《度外》後的新嘗試，書中收錄多篇耐人尋味的短篇小說，皆以一貫的第三人稱視角與獨特敘述風格進行小說書寫，本論文節選其中一個篇目，望能藉此窺探黃國峻在文本中所建立的世界係如何形成，並進一步探討其在現代主義影響下的文本敘述意識。

綜觀前人之研究著重點大致為討論小說主題敘述的一貫性，一如張淑芳《焦慮與抑鬱——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研究》<sup>2</sup>中藉由不同的敘述方式來書寫焦慮與抑鬱，並將兩人做比較，而梁純菁《黃國峻小說研究》<sup>3</sup>中認為其創作主題主要為「生存的焦慮」與「自我救贖的可能」，進而將黃國峻帶入現代主義中探討，以為其作品的主题最主要所關注的焦點為：「現代人的處境」，除小說主題的分析以外，尚有討論（一）黃國峻小說文體的完成與否，如李文博《一種文體的完成？——試探黃國峻的小說文體》<sup>4</sup>中認為黃國峻在四本小說著作中以一種將自己置之於「度外」的窺探者視角來敘述故事，作者以其寫作的進程剖析其「翻譯體」如何形成與是否成功，（二）敘述視角分析，如褚盈均《眾「身」喧嘩裡的「隱身」與「變身」——論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中的躲藏／隱蔽意義》<sup>5</sup>裡著重論述其寫作時的文壇變化對於他們的敘事視角之影響，（三）社會性研究，如林佳儀《論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中的自我與社會》<sup>6</sup>從社會面向看向作者，推論其作品主題的根源與意義，另一篇陳麗芬《天花板下的旅人：尋找黃國峻》<sup>7</sup>（四）語言的建構，如劉淑貞《肉與字：九〇年代後小說中的死亡與自殺書寫——以張大春、駱以軍、邱妙津、黃國峻為考察對象》<sup>8</sup>中思考語言以及作品中的主體性，

<sup>1</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

<sup>2</sup> 張淑芳，《焦慮與抑鬱——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sup>3</sup> 梁純菁，《黃國峻小說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年）。

<sup>4</sup> 李文博，《一種文體的完成？——試探黃國峻的小說文體》（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sup>5</sup> 褚盈均，《眾「身」喧嘩裡的「隱身」與「變身」——論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中的躲藏隱蔽意義》（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

<sup>6</sup> 林佳儀，《論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中的自我與社會》（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5 年）。

<sup>7</sup> 陳麗芬，《天花板下的旅人：尋找黃國峻》，《台灣文學研究》第一卷第二期（2008 年）。

<sup>8</sup> 劉淑貞，《肉與字：九〇年代後小說中的死亡與自殺書寫——以張大春、駱以軍、邱妙津、黃國峻為考察對象》（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8 年）。



而尚未有研究專注於論及其在創作中的敘述意識如何建構，本論文即從此得到研究之發想。

所謂敘述意識意指作者藉由文本結構所欲傳達予讀者的，作者對於真實世界的某些思考或想法，本論文由此引介發生論結構主義理論：

他認為文學是作家的「世界觀的表達」，是「對現實整體的一個既嚴密連貫又統一的觀點」：人類行為是一種嘗試，企圖為某一特定狀況找出「具意義的解答」，並傾向於在行動的主體與這狀況的客體（環境）之間，創造出一種平衡來。<sup>9</sup>

文本中所傳達給讀者的某種思想或意識構成對立的意涵結構，而意涵結構進一步構成世界觀，也就構築了文本的主要敘述意識。

發生論結構主義利用作者所建立的結構對立的選擇來構築敘述意識，選擇此理論之原因為：（一）黃國峻擅長第三人稱寫作將情節與情節之間打亂，較難以其他需整體故事作為重新體驗的方法，（二）此作品中的對立明顯，以發生論結構主義之方法研究較為適合。

## 二、〈盲目地注視〉中的意涵結構<sup>10</sup>

高德曼認為構成文本世界觀的是意涵結構，而意涵結構又是由：「一種能使整體中各個部分互相理解的『結構緊密性』<sup>11</sup>」構成，其亦曾對意涵結構有所說明：

在一部文學著作中，有一個概念體系的內部結構緊密性，就如一個有生命的生物整體的內部結構緊密性一樣，這個緊密性構成了各部分可以互相瞭解的全體性，尤其是從整體的結構去瞭解的時候。<sup>12</sup>

可見，但凡有結構則必然出現對立，當這種對立與作品之意義與意識產生聯結，則視其為一種作品中的意涵結構，這種意涵結構呈現作者之意識（世界觀）於其中，必須加以辨析。

〈盲目地注視〉是由《馬可波羅遊記》第一八三章中，一個有關於海上男島與女島的故事為基礎改編的。故事開始於一個特別的部族傳統，平常日裡男島上只居住著部族的男性，女島則只有女性，每年三月，男島的居民們便會乘船到女島居住三個月，三個月後又回到男島生活，所以部族中的夫妻只有在這三個月期間能夠居住在一起，部族長老們認為這樣的阻隔傳統是自然的節育，縱是如此每

<sup>9</sup>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00年），頁151。

<sup>10</sup> 這裡採用發生論結構主義的意涵結構之說法，當文本中出現對立結構則必有意涵結構之出現。

<sup>11</sup>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頁95。

<sup>12</sup>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頁95-96。



年仍有對此傳統不滿的人們挺身抗議。某日夜半，巡守海岸的女島守衛發現直駛而來的海盜，即使擊鼓通報卻已為時已晚，那一夜女島死傷慘重，有大多數的年輕女性被海盜擄去，不知所向。故事的第一個主要視角即是僥倖帶著女兒與助手逃脫的撒萊，整個文本主要敘述海盜事件發生以後女性從女島來到男島以後部族所發生的變化與矛盾。以下將分別從情節結構與意識結構等兩個面向進行分析：

### （一）支配 / 被支配的情節結構

黃國峻在〈盲目地注視〉中以出色的故事性帶入思考，利用「性別」做為其世界觀的背景，必須注意的是「性別」雖在此文本擔任構築故事的重要主題，但卻並非此章節主要深入探討之內容，此章節仍將從結構的部分分析文本中的意涵結構（結構對立）問題。

隨著海盜事件的發生，能夠孕育下一代的女性數量急遽減少，性成為一件沒有出口的事，為了在女性來到男島以後仍舊可以延續傳統，他們劃分性別的界線，單獨將女性這一群體「隔離」在男性生活範圍之外：

新遷居此地的女人們，統一住在讓空了出來的大房屋內。……房屋的周圍劃出了一條界線，裡面的人不能逾出，外界的人也不能侵越……。<sup>13</sup>

居住在同一個島上，卻宛若兩個不一樣的部落。甚至在一開始男性跟隨倖存者回到女島上搜索，族人們聚在一起討論接下來的計劃時，女性也被隔絕在討論外：「在這段時間內，女人與孩童在關閉的室內。整天，完全沒有出現在外頭男人們的視線中，畢竟這還不是雙方會見的季節，……。<sup>14</sup>」討論的內容攸關女性之後在部族中的生活方式，卻沒有女性的參與，由上兩個舉例已能明顯看出部落中男性作為支配者與女性作為被支配者的角色劃分。

事件過後男性突然成為部落中的絕大多數，他們本就擁有實質的治理權力，在努力維持隔離傳統的過程中，更是不可避免的成為支配者：

他們將思念的衝動投放在工作中，心想也許當這些房屋蓋好，女人們就會回來住……。這是他們與神在心願上最重大的一次往來，結果不論正負，都將是最極端的。<sup>15</sup>

男性試圖將生活重心放在建造新房屋以及勞動上，懷抱著只要新的房舍建好，被擄走的那些女性就會回到部族與他們一同生活這樣的希望，來轉移巨變所帶來的一切矛盾和不適應，這些好似將女性看得比男性本身重要的措施，卻是無意之間嶄露的支配：「自從女人住進島北部的新房屋後，就慢慢成為了族裡珍視的首要

<sup>13</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3。

<sup>14</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69。

<sup>15</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5。



的寶物。……這間在男島上繭封著如聖物般堪慮之身的女屋，就這樣簡潔地避藏在那條蔓自男人地區的崎嶇路之盡頭。<sup>16</sup>」黃國峻此處將女性比喻為被珍視的寶物，是作為部落的「資產」，而非作為「人」。

事件過後族長派遣了一支向外求援的船隊，由族長兒子作為領導，在真正啟航之前，曾有過一段族長兒子的敘述：

族長的兒子對這個重責大任並不厭懼，甚至有些等不及，他氣憤於自己的島嶼竟被惡徒視為可以如此囂張對待的獵場，機動的熱血使他無法在家園多留一刻。<sup>17</sup>

由上更可看出女島在男島統治者眼中的定位比起同為一個部落的認同感，更像是一個擁有價值的資產。

做為文本中的被支配者，由下之節錄更可明確看出女性所受的限制：

女屋裡此時正充滿一股疑惑的氣氛，她們不曾如此感到被佔有，這由族人提供的種種珍貴的物品，包括書籍、寶石、藝品等，只是為了讓她更甘願被限制在屋子裡，不許被男人看見，……。<sup>18</sup>

女性被隔離在男性之外，一切需求皆由男性負責，吃好用好，但是卻連自由在島嶼中活動都不被允許。

相比之下，男性雖需要負責島嶼內的幾乎一切運行，但卻享有活動自由，他們甚至窺視、幻想著女屋中的世界是如何：

他們在從廣場回家的路上經過女人的屋子，總是不由自主地向裡面看。那些窗口的黑坑，都因為裡面有著女人而顯得特別不同。<sup>19</sup>

疲憊的勞動與傳統束縛澆熄不了對女性的渴望與好奇，正因為這樣的特殊情況，使得追求慾望顯得不那麼突兀。

前面所述皆為實質行為上的支配，然而從另一個層次來說，女性在此文本中之意符尚代表「慾望」之概念。譬如文中所描寫，因為隔離的制度將女性塑造出不可觸摸的神聖形象，但是女性在男島上離男性離得越遠，男性對於女性的生理渴望似乎就越大，他們將她們越是塑造的神聖，慾望越是無法消退：「男人們以奇異的眼光看著女人在附近走動，即使是在沒有看見女人的地方，心裡仍不免意識到他們就住在這個島域中，只要簡單走過去就可以真的遇見她們。<sup>20</sup>」她們在

<sup>16</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9。

<sup>17</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2。

<sup>18</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1。

<sup>19</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4。

<sup>20</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3。





部族中成為被供養、被觀看、被幻想的慾望載體，而這一切現況單單僅靠著傳統維持，似是隨時都會破裂：

他們一直看不到腦中反覆浮現的女人的影像，所以覺得很不切合實際，好像現實和自己有一方是虛幻的。一旦脫離了實際，他們就變成另一種人，一種不管如何就是無法再遵循之前固定的模式的人，有種東西在他們之間破掉了，那是個在沒有破掉之前不曾發現的東西，任何人都可以從任何地方看出這個變化。<sup>21</sup>

男性在傳統的拘束下過得如履薄冰，女性也在逐漸崩毀的制度底下對制度產生懷疑：「起先撒萊有一刻認為自己是因為關閉太久，所以才會產生不理性的反抗心，以致忘掉了族人正處於怎麼樣的一個環境情勢中。<sup>22</sup>」隔離的制度究竟是對抑或錯她們沒有討論的餘地，只能隨著族內長老的決定而定。

真正的第一個轉折點是另一批曾與男島有過貿易關係的海盜再次來訪，在族人轉述遭遇以後，海盜船長表示願意在貿易過程中替他們注意消息，並且在男性族人的請求下，偷偷留下一名來自印度的妓女魁希納：

魁希納年輕貌美，這天起她並不知道自己成為了男島上唯一可觸摸到的女人。……雖然知情者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真正想告密的人卻沒有，沒有人想失去這個可貴的女人。<sup>23</sup>

部落的女性因為尚有隔離制度的保護而在性方面無法受到支配，因此男性們便將全部的慾望都發洩在了魁希納身上，試圖藉此繼續制度的運行。魁希納亦如部族的女性被男性「隔離」，不同的是，唯有她是可被碰觸的。

與此同時部落的女性則在日益扭曲的佔有與支配中學會掙扎與微弱的反抗：「表妹曾語氣堅定地告訴撒萊他們說：女屋的生活方法是錯的，為什麼不知變通，只想和以前一樣遵守固定的規則？」<sup>24</sup>魁希納來到島上之後男性對她們的守衛變弱了，她們都知道發生了些什麼改變了一切，只是沒有選擇戳破，而是想順應情勢改變生活方式：

而……那些什麼艱難都沒受過的女孩，卻可以得意地走出女界，她激動地推打撒萊，大聲地叫：妳們通通搬出去了！全都是一群急著被男人掰開大腿的臭婆娘。滾出去！<sup>25</sup>

<sup>21</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0。

<sup>22</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1。

<sup>23</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8。

<sup>24</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0。

<sup>25</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1。



想擺脫支配的女性與習慣被支配的女性終在混亂中發生衝突，亦意味著被支配者雖受到一樣的遭遇，卻擁有不同的想法。

第二個巨大轉折則是先前被派遣出島向其他島嶼求援的族人事隔多月終於又回到男島，且還幸運帶回了五名被擄走的婦女，可這幾名幸運生還的婦女卻都染上了瘟疫，回到部落以後沒多久就開始大規模傳染，這場兇猛的瘟疫（生死）和本能慾望的亟需抒發壓斷了男島上搖搖欲墜的制度，爭吵在一名女性被兩名男性姦淫的事件下逐漸白熱化，女性終於在長久的隱性支配下被推上風口浪尖，從神聖到被捲入男性欲望不過是短短幾個月裡的事，不變的是，女性之於男性終究不過是可以隨便決定一切的資產。

女性在黃國峻的文本中佔有相當大的地位，但在整體故事中被敘述的部分卻相較於男性群體要來得少且散亂，從平等自由到被男性隔離圈養，不難看出女性在文本中縱使被塑造得如何尊貴且不可親近，也終究是男性主導社會裡的附屬品，如圈養的動物一般，任何人都有權利插嘴她們的人生。

黃國峻的作品中常出現女性的身影，以女性做為故事敘述者的文本亦不少，在他的作品中，女性往往展現出隱忍、包容等等特質，黃國峻的字裡行間亦時常利用內心獨白的手法將女性心聲表露無遺，不難看出其在父權社會底下對於相對弱勢的女性有所關注，甚至建構出如此反應現實社會的小說文本。

## （二）開放與保守的意識結構

隨著海盜事件爆發，搭乘小船從女島來到男島求援的女性們揭示著傳統制度的動搖，亦逐漸激起男性族人對於保守隔離制度的不滿：

族裡長輩認為貪圖方便就是墮落，所有反隔離的主張都是肇因於無法克制異性的吸引，人一但得到滿足與幸福，就會接納罪惡，失去反抗能力。在不能被毀滅的大原則下，生活的唯一狀態就只是刻苦忍耐，向神祈禱。<sup>26</sup>

長老們對於傳統的堅守無疑使矛盾與衝突地下化，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漸漸男性從觀望到藉由守衛之便窺視，甚至是打破成規，擅自進入女屋傳遞族內訊息：

她們也不動地看向這個入侵者。……另一個守衛則遠遠地看，不敢靠近也不敢告狀。<sup>27</sup>

開放派對於慾望的追求從消極掙扎到積極反抗，在黑狗船長的海盜船到達男島後達到鼎盛，他們窩藏身為妓女的魁希納，主動追求可觸碰的女性：

<sup>26</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67。

<sup>27</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3。



保守秘密的緊張感，使他們遷怒起那些一旦知道這個秘密就會震怒的人們，為什麼整天要提防那些老得沒能力取悅女人的掌權者？怕什麼，難不成要殘損自己的族人才能維護足以自豪的紀律？<sup>28</sup>

顯然其對內雖然還是將己族女性奉為神聖的，但已難掩情慾在眼神中流動，最後爆發的導火線無疑是疫病的侵蝕所帶來的死亡恐懼，進而加強了繁衍生育的本能：「兩個當年愛慕她的青年，利用她丈夫去會見智者們的機會，強行將她壓制在圍牆內姦淫。<sup>29</sup>」自此情況徹底失控，甚至在問罪兩人時，在族中略有地位的詩人跳出來幫兩人說話：「他抓住這個挑釁的機會，大肆讚揚兩人不畏死罪之苦，犧牲生命只為換得一次單純的肉慾之樂，說是極致的情操，說是法規使人住在不可動彈的荊棘叢中。<sup>30</sup>」

而屬於維護傳統的保守派長老在海盜災難剛開始時努力維持逐漸崩毀的秩序，他們清空房舍收容女性，下令建造遠離男性生活範圍的新女屋，卻也認知到女性的缺乏將直接導致族群滅亡：

族長不希望顯得沒有能力看出大家的心思，所以就在撒萊她們再度懷孕時打算派遣一個外駐隊，再到外地去尋求異性，也給島上的人一個新的期待。<sup>31</sup>

他們思考過讓族人迎娶異族女性繁衍後代，無奈災難帶來的改變太過迅速，等不及他們緩慢開放的步伐。直到魁希納來到男島，成為眾所皆知的祕密時，族長的態度仍舊處於保守：「再姑息下去只會更使他顯得無能，可是目前他們失去理智，糾正必會引發嚴重的反抗，使地下化的不滿浮出地面，到時候他們恐怕連現在表面上服從的樣子都不肯再偽裝了。<sup>32</sup>」魁希納的出現將原本暗地裡就已暗潮洶湧的理念爭鬥拉至檯面上，長老們無力阻止族人想法上的衝突，這樣明面上的氛圍改變亦影響了女性對於現存制度的懷疑：「表妹曾語氣堅定地告訴撒萊他們說：女屋的生活方法是錯的，為甚麼不知變通，只想和以前一樣遵守固定的規則？<sup>33</sup>」而站在保守一方的女性則認為：「現在是情況特殊的時期，絕不容許一意孤行、個人去奢求正常生活。<sup>34</sup>」另一方則反駁道：「長期的特殊就不叫特殊了，這叫新的正常、新的自然，拒絕它妳就沒有生活的場地。<sup>35</sup>」想法的衝突不斷上演，

<sup>28</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8。

<sup>29</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3。

<sup>30</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4。

<sup>31</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0。

<sup>32</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9。

<sup>33</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0。

<sup>34</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0。

<sup>35</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0。





最後收結在遠航隊返家，帶回五名女性族人，而後瘟疫爆發，女性受到姦淫，保守與開放正式拉鋸：

在處置胖子的罪刑時，雙方的對立達到了最抗烈的程度，士兵們將武器神氣地揮舞著，一方認為這是在執法，一方認為這是抗暴，沒有人當這是值得同情的手足自伐。<sup>36</sup>

這時一向代表著保守派的族長突然將象徵權力的手杖丟擲而出，在眾人的驚愕中族長終究是不敵開放派的步步進逼，憤而讓兩方人馬自己選擇如何去過接下來的日子，自己則率領保守一派搭上漁船，回到女島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激烈的衝突結果下，本應是導火線的女性在此敘述中未曾出現表達自己的意見，唯一被提及的一段敘述中：「對方同意這個辦法，但條件是：所有女人都得留在此地。<sup>37</sup>」衝突的最終女性仍舊逃不過被男性當成籌碼的下場，她們毫無選擇，縱使往哪去等待著的都是死亡。

黃國峻透過將女性置於這樣一個巨變的男性掌權的社會中，藉由事件的展開，刻畫女性在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中地位階級的轉變，使讀者得以窺探文本世界背後所想表達的世界觀。

### 三、〈盲目地注視〉中的否定意向<sup>38</sup>

相應於文本之意涵結構而來的，即為文本的世界觀。所謂世界觀意指作者透過意涵結構造成的對立，最後所選擇之意識形態為何（即世界觀），而黃國峻在此所表現的世界觀則充分顯示出一種獨屬於現代主義者對於工業化社會所展現出的煩厭，是以文本稱其為「否定意向」。

1950 年代隨著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對文藝活動的強勢主導，使反共懷鄉文學成為主流，戒嚴的氛圍下文壇作家們無法在作品中表達對現實層面的關懷，進而轉以與政治保持較大距離的方式進行創作，再加上美援的進入，台灣對西方理論的吸收，使得現代主義得以在台灣有所發展。

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一直受到許多評價的爭議：

論者或謂其為美國帝國主義文化影響下的產物，是一種遲到的、二度性地模仿，因此內容自然也僅能以「蒼白」「貧乏」來說明，不但不足為訓，

<sup>36</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4。

<sup>37</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4。

<sup>38</sup> 工業化出現以後的資本主義社會無處不充斥著消費與程序化，現代主義從這樣外在條件進步的社會中反向看見人類內心的空虛與社會的冷漠，藉由現代主義式的寫作手法，作家們試圖以回歸自我指涉的方式來反映社會的荒謬，因此現代主義在此方面反而是反現代性的文學主義。



價值也不高；然而另外一種聲音卻認為其為台灣禁制年代，許多精神陷於流離的創作者勇於追求心靈自由的一種體現，具有深的藝術性甚至開創性，也有自身多元文化傳統所形塑的現代性樣貌。<sup>39</sup>

相關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歇，論者認為將現代主義放進大時代的語境中討論，其出現與大鳴大放必定有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將之片面地導向「蒼白」「貧乏」或許有些矯枉過正，這樣的論調不只片面的抹滅了現代主義作家在此之下的努力，亦使後期逐漸臻於成熟的作品被忽視。

台灣現代派作家大多展現出對「深度」的強烈執著：他們喜歡挖掘人性心理的隱秘，為詭異難解（uncanny）的事物所吸引，並且偏好透過象徵手法來表達奧秘的「真相」。<sup>40</sup>

黃國峻作為現代主義在台灣後期發展的，文體文風逐漸成熟的代表作家，繼承了現代主義最為人稱道的「象徵」手法書寫故事，在虛幻中尋找現實的影子，在破碎裡捕捉自我，亦試圖從故事中為現實找到解套方法。

以下試圖深入分析黃國峻在〈盲目地注視〉中以其現代主義的手法對工業化後社會所出現的疏遠、冷漠以及制度化現象提出的警示與反思，打破讀者之於現代主義的刻板印象。

### （一）〈盲目地注視〉中的疏離反諷與毀滅象徵

張誦聖認為：

早期現代主義作家致力推行「客觀敘事」，盡可能淡化作者的身影，使用中介性減至最低的語言來陳述故事、描繪景物，由於「隱藏作者」與故事人物之間必然存在觀點差異，經常蘊含一種反諷意味。<sup>41</sup>

這樣的特徵在黃國峻〈盲目地注視〉中仍有跡可循，此節將文本反諷分析拆為兩個大部分進行討論，一為性別關係之間，二則放大範圍，從部落的群體性來看。

文本中雖以女性來到男島之後作為主要敘述，但亦在故事前半段提過不少有關男女島各自分開生活時的一些敘述：「撒萊想起了以往與其他人一同在岸上眺望男人們到來的景象，記得他們幾乎不顧儀式的端莊，就興奮地歡呼了起來。<sup>42</sup>」以前的日子除去農作與編織以外就是等待與男人相見的那三個月到來，就像所有

<sup>39</sup> 廖淑芳、包雅文，《探索的年代——戰後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及其發展》（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年），頁1。

<sup>40</sup>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27。

<sup>41</sup>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頁96。

<sup>42</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68。



一切的辛勞都是為了迎接相見的月份，那個時期的日子雖然生理的距離遙遠，心卻是相近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著相同的期待與渴望：

她說以前曾有男島上的人，因為忍不住與情人分隔，於是夜晚私自冒險前往女島，結果可能是迷航，從此沒有音訊。還有人因為不肯在三個月期限後返回，居然躲在女島的地洞裡，幾天後找到已經死亡。<sup>43</sup>

此時期的人們不必特意追求心的遠近，同樣苦受制度隔離的內心擁有相同的想望，他們將遠在海另一邊的女人們當成自己的歸宿，是流著同樣部落鮮血的血親：

看到自己的兒子或母親安然無事的少數幾個男人，固然心情上比其他同胞朋友平靜許多，不過他們還是免不了要牽掛妻女及姊妹的安危，何況所有的族人都是他們間接的家人。<sup>44</sup>

事件發生的一開始亦有這樣令人能感受到縱使分隔居住，整個部落仍是一體的敘述。

而當女性來到男島後，情況卻是反向發展，從本論文第二章之分析可看到女性在男島受到更嚴苛的制度所控制，僅有的生活空間只有小小的女屋，男性除了每日送水與食物以外就幾乎跟她們沒有任何接觸：「只有一日三次可以由送食物的人負責藉機傳送兩方的訊息。<sup>45</sup>」為了保護僅剩的幾名女人，女界外甚至配置了守衛，這樣表面看似將女性視為另一個階級的行為在讀者眼中更逼近於囚禁，保護是為了未來能夠支配她們，為部族增添新生。

此刻的男性女性不同於以往必須得乘船才能見著，只要跨過界線，另一個性別就在自己身邊：「輪到負責守衛的人，心底總是有股興奮，不管那人是誰，不免滿心期待地在女屋的附近閒坐，裡面的人也會窺看是換誰。<sup>46</sup>」可卻仍舊礙於傳統規定無法恣意交流。此時期的男女性雖然距離縮小，心卻是遙遠的，每個性別所追求的不再一樣，男性追求著繁衍，女性追求安定，而作為文本中第三大的群體，海盜亦只追求著利益。

從部落的整體性來看，文本中多段敘述男性與女性對於整個部族的想法：

看到自己的兒子或母親安然無事的少數幾個男人，固然心情上比其他同胞朋友平靜許多，不過他們還是免不了要牽掛妻女及姊妹的安危，何況所以的族人都是他們間接的家人。<sup>47</sup>

<sup>43</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2。

<sup>44</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69。

<sup>45</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3。

<sup>46</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9。

<sup>47</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69。



這樣一個原始的部族將所以族人都視為家人是件平凡的事，又如族長為向外界求援而讓自己的兒子組織了一艘遠航隊，出發之前這位族長的兒子有這麼一段敘述：

他氣憤於自己的島嶼被惡徒視為可以如此囂張對待的獵場，激動的熱血使他無法在家園多留一刻。<sup>48</sup>

撇除族長兒子的身分，他也就是同部族中的一部分，論者認為此處可以小見大，當成整個部族的想法。或是事件過後族長認為整個男島的人都應該練習武術：

他們假想很快就會與入侵者發生戰爭，還假想這個新時代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單純，世界上有許多族類正野蠻地到處欺負弱小部落，他們必須保衛自己的島。<sup>49</sup>

由上可知其部族在文本中的群體意識是很重的，也正是這完整而嚴格的群體性，使得更多變數出現以後群體性的逐漸崩毀顯得如此諷刺，作者在文本中藉由一次次對於部族的打擊，反諷這所謂完整而一致的群體性在強烈的對於性的支配慾望之下是如此不堪試探，僅需要一個小變數，男島上的生態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當黑狗船長帶著眾多妓女來到男島上時，這些苦於無法在制度下以性支配同族女性的男性們便投奔妓女的懷抱，島上的隔離制度也在這時名存實亡：

亞大的丈夫遠遠看見族人給船下的水手利益，為的是要換取與娼妓交媾的機會，他不敢相信自己是住在一個如此會使族人們完全變樣，甚至不在乎觸犯戒律的地方，……。<sup>50</sup>

直到瘟疫發生，慾望凌駕於道德與規範之上時，他們姦淫同族女性甚至被開放者的領導認為這是：「只為換得一次單純的肉慾之樂，說是極致的情操。<sup>51</sup>」至此規範與傳統蕩然無存，只剩下充盈著慾望的載體大口大口的滿足本能。

黃國峻巧妙的藉著文本中無數次強調的「傳統」、「規定」來塑造男島上的部落，群體的意識越強，故事進行到最後給予讀者的強烈疏離感則越強（近的只有實質的距離，而心理的互相理解卻是疏遠的）。

故事中的男性一方面鼓吹著改革，卻仍舊將女性視作慾望的發洩口（從魁希納這個角色即可看出），一方面卻又矛盾著堅持傳統，將女性視為「必要之物」，

<sup>48</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2。

<sup>49</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6。

<sup>50</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87。

<sup>51</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4。





甚至將女性神聖化（須隔離保護的不可觸碰之物），看似不同的理念走向，導出的卻是同一個目的與結果：藉由支配女性，鞏固男性權力。

文本中的毀滅意識在一開始便嶄露，故事的一開始就已先毀滅了一次。女島的被掠奪代表著舊秩序的傾斜，而後新的秩序被建立、質疑最後雙雙走向滅亡。黃國峻在此文本中無時不刻使用著毀滅象徵，第一次的毀滅在女島遭掠以後，逃至男島的女性帶著男性回到女島搜索：

空無人住的房屋，此時圍繞著他們，宛如巨大的屍骸，靜靜地被夜色深埋人間。……他說：地底下的黑夜是無盡的，地底下的沉睡也是無盡的。<sup>52</sup>

女島失去了女性以後徹底走向了死亡，他乘載著無數的死亡而成空島，除了毀滅，什麼都沒有被留下：「空屋所佔的空島，把死亡的影像放得更巨大了；除了它，什麼都是渺小的。<sup>53</sup>」

第一個毀滅是實質上生命的消逝與島嶼的空無，第二個毀滅則是制度的被顛覆，女性不再能夠生活得像是另一個城邦，必須依附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中，為了維持傳統，所以他們建造新的制度來維持傳統：

房屋的周圍畫出了一條界線，裡面的人不能逾出，外界的人也不能侵越，只有一日三次可以由送食物的人負責藉機傳送兩方的訊息。<sup>54</sup>

新的制度與規矩被建立無疑揭示著舊制度的消失和毀滅。

第三個毀滅則是文本最末男性姦淫了同族女性時，重新建立起的制度再次被推翻，而第四個毀滅是整個族群的毀滅，故事最後留在男島與女性一同生活的開放派遭受瘟疫的襲擊：「強行的疾病撲滅他們於同一時候，不依老幼善惡來判斷，無形的司殺者像一場聚會上宣告終散的號令般到來，所有賓客都得在這一刻離開。<sup>55</sup>」；回到女島生活的保守派在無人延續後代中等來終結：「許多年之後，女島的這些人也死去了，他們沒有後代延續，這兩座島從此成為無人的荒島。<sup>56</sup>」

〈盲目地注視〉的故事就在毀滅與創造的無限循環裡再次歸於虛無，故事中黃國峻看似並沒有隨著故事結束而選擇任何一邊的生存方式，秩序與非秩序同樣都被歸零，可不選擇何嘗又不是一種選擇？與其說黃國峻選擇了全然的毀滅，論者則認為黃國峻選擇的是道家的順應自然發展，毀滅是循環，一如制度的被創造。

<sup>52</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1-72。

<sup>53</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2。

<sup>54</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3。

<sup>55</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5。

<sup>56</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6。



## （二）〈盲目地注視〉中的反現代性

人類社會進入現代化歷程後出現的「現代性」反映出工業化以後，人們的疏離與被物化，反之的概念即是「反現代性」的反疏離與反物化，而黃國峻的小說則將這些疏離與被物化放進文本中，又以其獨特的寫作方式展現出對於疏離、被物化的反思，使讀者能以其一窺現實社會的反面。

黃國峻此文本以寓言式的虛構故事展開敘述，結合現代主義的敘事手法與思維進行書寫，利用虛構故事將現實中工業化後快速的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人群疏離與冷漠表現出來，男女島分隔時期的部落生活一如工業化之前的農業社會，人民居住雖不密集，鄰里間的感情卻仍舊可以維持，而這樣的社會型態在黃國峻文本中所占有的篇幅極小，幾乎是只在敘述視角回憶過去時稍稍提起，其將敘述重心放在海盜事件過後，女性來到男島生活的階段，快速的變化一如工業化所帶來的快速發展變遷，人們必須分心適應新的生活，習慣與勞作都因為變化而加速或改變，在此環境下的人們雖然實際距離不遠，卻都擁有著自己的心思，追求的亦有所不同，內心的距離因此比起前一個時期要來的遙遠，黃國峻透過自己特別的表現手法來訴說故事，讓讀者在虛構中看見現實。

文本中多次出現描寫死亡的敘述：

空無人住的房屋，此時圍繞著他們，宛如巨大的屍骸，靜靜地被夜色深埋陽間。早上他們才剛從幾位女士兵的葬禮上，親眼看見那些與他們同樣形貌的軀體被送入那辛苦掘開的地底的黑夜中。<sup>57</sup>

故事從死亡（人的死亡與島嶼的衰亡）中再次展開，對萬事萬物皆以冷漠視之的死亡揭示著這個重新建立的社會亦如同它一般冷漠而疏離：「空屋所站的空島，把死亡的影像放得更巨大了；除了它，什麼都是渺小的。<sup>58</sup>」在此文本中，人心與生理之間的距離跟死亡一樣都是冷漠而疏離的：

它莊重地孤立於接近海岸的空曠處，有一點不像是屬於四周景致內的異質現象，由它所佔領活動範圍，皆竟自變化成其主人們外延出去的軀懷。<sup>59</sup>

兀自獨立於男島海岸邊上的女屋代表的是制度對於女性的支配與疏遠，類似敘述還可見於：「為了表示尊重，女人們在離開女屋後，便以寬長的布巾將全身包蓋起來，不讓女性的體態和面貌在男人間表露出來，那就像是一種隨身的移動式的個人小屋。<sup>60</sup>」為了表示「尊重」，女性甚至連最基本的露出面龐與身體都辦不到，緊接於死亡之後所建立起的新社會宛若一座制度的牢籠，看似有人得利有人

<sup>57</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1。

<sup>58</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2。

<sup>59</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79。

<sup>60</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 93。



失意，直到結局來臨讀者才恍然，原來文本中沒有哪一方是真正的勝利者，唯有死亡平等的降臨：

強行的疾病撲滅他們於同一個時候，不依老幼善惡來判斷，無情的司殺者像一場聚會上宣告終散的號令般到來，所有賓客都得在這一刻離開。<sup>61</sup>

文本中以死亡（毀滅）作為一切的開頭，又在歷經劫難以後再次以死亡（毀滅）作為結束，深刻且成功的以人性在社會制度中的反叛作為敘述主幹，帶領讀者反思現代社會的種種條框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又以諸多篇幅描寫了人在制度中的人心疏遠，不管在寫作技巧或是象徵意義上都擁有一定的代表性。

#### 四、結語

本研究論文係從發生論結構主義出發，從意涵結構的概念中將文本內的對立分為兩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的情節結構將男島上的女性與男性分別作為被支配者與支配者，以此兩者之間的立場對立（被支配與支配）與思考衝突（是否該開放以因應變故所帶來的改變）來為第二部分的意識結構做鋪墊，藉以揭開黃國峻在此文本中最主要的對立意涵結構：開放與保守，以情節帶入意識的層層遞進來分析男女性在變故中所處的位置與選擇所造成的未來，表達黃國峻最主要的敘述核心：順應自然。

第二節則以現代主義作為切入點，把文本中前期男女島時期的距離雖遠但心近與後來男島時期的距離雖近但心遠作為對比，以此來解析黃國峻作品中的疏離感是如何透過這樣的情節安排產生，並將死亡的意象帶入文本中，讓故事從毀滅（死亡）中誕生，又在毀滅中迎來終結，以死亡的疏離來反襯人心的疏離，又從人心的疏離中回到死亡，反覆應證毀滅即輪迴的道家敘述意識，而這樣的寫作方式又在反現代性中有所發揮，藉著前述所說之距離遠而心近和距離近而心遠對比。

如是，綜上所論，可以發現黃國峻在文本中所欲控訴的是現代社會中的人心疏離與冷漠，藉著寓言式的故事展開對立，並在其對立中找到欲表達之世界觀，且以其一貫的現代主義風格貫徹全文，將心與死亡並列，使讀者在享受文本的同時亦能有所反思。

#### 五、參考書目

##### （一）專書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

<sup>61</sup> 黃國峻，《盲目地注視》，頁95。



-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00年）。
- 廖淑芳、包雅文，《探索的年代——戰後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及其發展》（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年）。
- 張誦聖，《現代主義·當代台灣：文學典範的軌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 （二）學位論文

- 張淑芳，《焦慮與抑鬱——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研究》（逢甲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 梁純菁，《黃國峻小說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 李文博，《一種文體的完成？——試探黃國峻的小說文體》（國立台灣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 褚盈均，《眾「身」喧嘩裡的「隱身」與「變身」——論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中的躲藏／隱蔽意義》（國立成功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
- 林佳儀，《論袁哲生與黃國峻小說中的自我與社會》（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 劉淑貞，《肉與字：九〇年代後小說中的死亡與自殺書寫——以張大春、駱以軍、邱妙津、黃國峻為考察對象》（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

## （三）期刊論文

- 陳麗芬，〈天花板下的旅人：尋找黃國峻〉，《台灣文學研究》第一卷第二期（2008年）。

